

# 《孔雀东南飞》研究

谭戒甫 遗作

## 本诗写作的时代问题

《孔雀东南飞》是由南朝梁陈时人徐陵编在他的《玉台新咏》里，原题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安插在繁钦、曹丕之间，共有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在汉魏六朝这一个时代中算是顶长的一首五言诗，它确能引起古今无数诗人、学者们的同情与爱赏而无愧色。

徐说惨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时人伤感作诗。这虽是概括的话，然可意识到诗的初稿可在汉末，或至迟也当在魏初。近几十年来，有些人说是六朝时代的作品，各举证据，互相争持，终无定论。

也有些人说：此诗创造离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但流传在民间，经过二百年之久，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很多无名诗人的增减修整，吸收了他们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完成了一篇不朽的杰作。我以为这话比较合理，所以一说汉末作也好，一说魏时作也好，一说南朝作也好，总之并非一时一人的作品是可以肯定的。

尝读《太平广记》三八九引《述异记》：

吴黄龙年中（即魏明帝太和三至五年，公元二二九至二三一年），

吴郡海盐(今浙江平湖县东南)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死,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

这个故事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与本诗颇相近似,大概这种“母题”一经分化,有作文的,有作诗的,程度不会相差过远。但久而久之,有些淹没了,有些流传了,也有些扩大了。类型不一,像本诗当是一个扩大了的类型。因为是扩大,所以就不免要发生以下几宗事情:(1)现得奇零,如“五里一徘徊”;(2)现得突兀,如“十三能织素”一节是新妇对府吏的话,上面恐有脱落;(3)现得矛盾,如说“十七为君妇”,不过同居两三年,及与小姑话别,初来她才扶床,至此就和嫂一样高了,如果是一人所作,不会思想这样参差;(4)现得雕饰,本诗通体朴拙可爱,但如“妾有绣腰襦”、“著我绣夹裙”和“青雀白鹄舫”三节,原作虽有,却像大大加了工的;(5)现得用典,如“合葬华山傍”,陆侃如说作者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即华山畿已变成殉情者葬地的公名,这是对的,但前头还用了一个秦罗敷作为美女的典故,如果有些人硬要在卢江找华山,然则到何处去找罗敷呢?(6)现得韵宽,全篇韵脚过宽,有些根本失了韵,好像零乱的样子。凡此这些,都可证明本诗是在一个长时间内众手陆续写成的,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作品。

### 本诗章节的分析与注释

这样长的诗,一口气读下去,有些章节的段落和句调的意义是不容易明朗的。现试将原序和全诗录出,诗分成十五章,每章再分,少只一节,多至四节,用数目字标明以便阅读。其中有特殊名物或难解词汇,即注在每章的后面,并提明章旨,使人易于领会。

序曰：汉末建安中（一九六——二二〇），卢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箜篌：相传汉武帝时造，似瑟而小。《隋书·音乐志》谓“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守节：谓守礼节。

以上第一章分二节。此叙兰芝受阿婆虐待，心绪不宁，愤欲归去。

（一）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二）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三）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四）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结发：谓成年时。 黄泉共为友：誓同生死。 何乃太区区：何其太迂拘。 自专由：独断行事。 自由：自己主张。 自名：本号。 可怜体：可爱的体貌。 伏惟：句首谦恭之词。 取：同娶。 床：今坐榻，后皆同。 会：理合。

以上第二章分四节。此叙仲卿为妻辩护，被母严词拒绝，一面又诱其另娶，为日后自杀作伏案。

(一)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二)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报府：犹今言向府告假。 以此下心意：因此放下心事。 初阳岁：年二三月。 谢家：辞家。 作息：劳作生息。 谓言：说来。 斗帐：犹今圆帐。 箱簾：箱笼。 绿碧：含铁质的砂石，极似浓绿玉髓，质致密不透明，用作装饰。 迎：迎合。 遗施：馈赠纪念品。 无会因：无会合的缘分。

以上第三章分二节。此叙离别前表明心迹，解释苦衷，赠纪念品，表示后会无期。

(一)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二)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三)却与小姑别：——落泪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事事四五通：件件共穿四五遍。 腰若流纨素：纨素轻飘，动似流水，故说若流。 穿耳施珠曰珰。 野里：乡村。 钱帛：聘礼。 却：退去。 《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家人妇女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娜嬛记》：“九为阳数，

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元，初九日为中元，十九日为下元。每月下九置酒为妇人之欢，名曰阳会。女子待阳以成，故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有忘寝达曙者。”

以上第四章分三节。此形容兰芝妆束的美丽，更加衬托阿婆的冷酷；她对小姑的留恋是苦楚的。

(一)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  
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  
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二)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君当做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  
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

(三)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隐隐：小雷声，比喻车声。甸甸：同阗阗，车马声。何：语  
中助词。区区：同媁媁，爱怜。既若见录：既然被收录。纫：  
同韧，柔而牢固。亲父兄：犹今言胞兄。逆：预料。劳劳：安慰。

以上第五章分三节。此叙二人别时亲切的语句，衬托出他们爱情的  
深厚。

(一)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  
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

(二)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誓：同愆，原作誓，今据校改。汝今：犹汝若。而：同乃。  
惭：似假为赧，意犹进言。

以上第六章分二节。此叙兰芝回家，现出母亲爱女的诚挚。

(一)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  
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二)阿女衔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三)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便言：就是说。 令才：美才。 非奇：不佳。 来信：来是“行来之来”，信是信使，故此犹《曲礼》所谓“行媒”。《说文》训谓为报。 始适：才嫁。

以上第七章分三节。此叙兰芝回家后，县令遣媒来为他第三子说婚；但兰芝不肯，请母回绝了。

(一)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

(二)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三)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妇岂敢言？”

寻：旋即。 遣丞请还：是太守遣郡丞请媒人还到兰家说婚。说有之“有”假为于，皆是喻纽三等字，古同读匣纽，故通用。此谓媒人说于兰家女。 承籍：犹今言本籍。《世说新语·雅量篇》：“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此谓王在本县已有美名，才能为一府之望。《说文》训宦为仕，此宦官犹云官宦或仕宦。云有：云是发语词。太守郑重其事，故另使丞为媒人。 主簿：职掌簿书的郡丞。 通语言：主簿仍使媒人传话。 太守家：秦置治郡之官曰守，汉称太守。 尊称太守之子为令郎君，后世对面亦通称。 结大义：意谓不止对亲家，还要交朋友，讲礼谊，这是故作款动他虚劳心的话。

以上第八章分三节。此叙太守遣郡丞请媒人来兰家为他第五子说婚，也随被母回绝。

(一)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二)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家门，

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媾。”

否泰如天地：《周易》言“天地否，地天泰”，《卦辞》言“否大往小来不利，泰小往大来吉亨”，故下言荣身。此谓前后不同如天地相悬绝。义郎：同令郎，义同仪。体：亦即身，免与上句复。其往：过此以往。要：犹言约。渠：同讷，转词。登即：当即。相许和：即相应许，《说文》训和为“相讷”。婚媾：古嫁女以昏时，故妇家为婚；男为女所因，故婿家为姻，籀文作媾，但此读音如渊协韵。

以上第九章分二节。此叙阿兄凶暴逼婚，兰芝被迫应许。

(一)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二)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踟躕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綵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发郡门。

开书：今俗言开书单子，即选定迎娶日期通知女方。六合正相应：阴阳家言，谓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古时以北斗节时，称斗柄所指之辰曰斗建，故日月会于子则斗建丑，会于丑则斗建子，所以子与丑合，它皆仿此。三十日是婚期。成婚：办成婚事。交语：交代话语。络绎句形容人伙拥挤匆忙的样子。青雀、白鹄：皆船名。《说文》谓“蚪，龙子有角者。”幡：旗帜。流苏：以五采羽毛为垂饰。交广：交趾与广州。鲑：鲈鲙，味美故称珍。发，原作登，据校改。

以上第十章分二节。此叙郡府准备婚事的热闹场面，反衬下文的悲惨场面。

(一)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二)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

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适：顷间。 明日：通谓次日。但亦可指几日后。  
以上第十一章分二节。此叙兰芝准备婚事的暗淡。

(一)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二)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四)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摧藏：摧挫五脏；或假为摧怆，伤悲貌。 父母，兄弟：父弟二字是附见的。 磐石四句：应上“君当作磐石”四句。 卒：终尽。 千年与一时、旦夕相对成文。 间：偷安。 千万：决断之词。

以上第十二章分四节。此叙府吏与兰芝最后诀别，情状至惨。

(一)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二)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日冥冥：犹言昏天黑地。 故作不良计二句：似谓母故意作出不好的打算，现在不要怨鬼神不保佑了。 命如二句：仲卿诀别时祝母

寿康的话，然似带有怨意。台阁：尚书官，此指仲卿先世，故云大家子。慎勿二句：谓仲卿殉情厚于夫妇，薄于分别贵贱。艳：或假为盖，同从盍声，故通用。盖城郭：即《汉书·货殖传》“甲一州”的意思

以上第十三章分二节。此叙仲卿和母诀别的参差，然亦哀苦。

(一)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二)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三)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作计乃尔立：主意就是这样打定了。其日：三十日。牛马嘶：可能人骑马，牛拖车载物。《酉阳杂俎》：“北方婚礼，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奄奄：同暗暗，昏暗。赴：读同仆。自挂：自己上吊。

以上第十四章分三节。此叙仲卿、兰芝相继自杀。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徬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多谢：意犹谨告

以上第十五章一节。此叙男女两家办理葬事，以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想象作结。

### “刘氏”“兰芝”“兰家女”的考索

徐陵序此诗只说“焦仲卿妻刘氏”，篇中前后各章却称刘氏为妇或新妇；及刘氏遣归到家第六、七章才对母称兰芝两次，第九章对兄称兰芝一次，颇属特殊。但最大的问题还在第八章，这样说：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

此文初看颇别扭，自来多不得其解，因而句读也难明。纪容舒说：

“序云刘氏，此云兰家，或字之误也。此二句文义不属，说有、云有亦复。疑此句下脱失二句，不特字句有讹也。”闻人倓也说：

“丞还而述太守之说如此，兰字或是刘字讹。”许维遹说：“说有二句本阿母谢媒人语也。言有兰家女者，承籍有宦官，可以配太守子；若己之女，则出身微贱，不足以当此荣宠。下文‘女子先有誓’又进一层，意谓况与府吏已结誓在前，永不分离乎？”闻一多说：“按如纪、闻二人说，文意仍未明，许说于词理较顺。然疑‘承籍有宦官’下当再有二句，文意乃足，盖传写脱之。”周秉钧说：

“‘说有’五句是媒人带了府丞到刘家向她介绍的话。承籍，依托。媒人说：有一个姓兰的女人依靠有做官的说：她的第五个儿子娇逸没有结婚，她拜托府丞来做媒人。”今综看以上五说，各有理由，然尚觉不能使上下文意调顺，其癥结大约还在“说有兰家女”一句，“有”字“兰”字讲不通，以致无法解决。我前已训“有”为“于”，谓“兰”家女即指兰芝，似前后较为接气。

今且说兰家。考《史记·匈奴传》说：“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按汉对匈奴，初取和亲政策；及武帝大加征伐，匈奴衰敝。宣帝时，匈奴更内乱，分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五千多部落降汉，助攻北匈奴。东汉窦宪又几次大破匈奴（公元八、九十年间），收降胡三十多万人，皆迁内地杂居。到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已历百余年之久，人口繁殖，渐次同化。当时曹操更分南匈奴人为五部，使居邺都（河南省临漳县西），待遇如列侯。兰氏虽属匈奴贵种，然有些没落了，向东南移居庐江一带，并不奇异。历史家多说南匈奴与汉通婚，单于子孙多从母姓刘氏，后来刘寅、刘渊、刘聪、刘

曜等皆染汉文化很深，即其例证。但我更有一种想法，兰刘二字声纽全同，译音歧异，历代常有，如呼衍亦作呼延亦为一例。然则匈奴南迁的人，自己仍称为兰，汉人则呼为刘，并非乖迕。所以我认为兰芝是一姓一名，故诗人转述称兰家女是很自然的事。

陆侃如谓青庐为北朝异俗，龙子幡为南朝风尚，颇有驳议；但若把北朝异俗改为匈奴故俗，我以为并不矛盾。因为兰芝原是匈奴贵族的没落者，虽生在乡村，而她的言语行动似还带有几分贵族遗风。我意识到：她和焦母不合，多少有点异族的隔阂，焦母说她无礼节，自专由，可知北方女儿直爽的遗传习性和南方母亲拘谨的遗传习性是两不相投的。不然，像兰芝这样一个美而多才的女子，又和仲卿是恩爱夫妻，何致一则决心遣归，一则虽被压迫，即亦割情捨去呢？至于新妇乘马入青庐，仍是屈从匈奴的遗俗。如《史记》：“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此次兰芝结婚要先入青庐，大约还是太守家珍视兰芝，为她所特设，犹汉人结婚必先行庙见一样。由此看来，兰芝为匈奴故家遗族，当不会错。

### 关于“孔雀”及其它

本诗开首即借“孔雀东南飞”起兴，决不是一个平常的比喻。《文选·长门赋》说：“孔雀集而相存兮，……鸾凤飞而北南。”鸾凤亦名鸞鸞，《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鸞鸞鸣于岐山。”韦昭引三君《注》：“鸞鸞，凤之别名。”《广雅·释鸟》亦谓“鸾鸟，凤凰属。”《说文》谓凤：古文作朋或鹏，为“神鸟”，又谓“鸞鸞，凤属，神鸟”，又谓“鸾，亦神灵之精，……周成王时。氏羌献鸾鸟。”按《后汉书·段熲传》谓熲讨伐西羌，追击于鸾鸟。章怀《注》：“鸟，音爵（雀），县名，属武威郡。”查武威，今属甘凉，即古氏羌地；县

名鸾鸟，必产其物，故周初得献之。然鸾鸟何以要读为雀呢？有人说，古传凤为神鸟，实际并无此事；汉、唐所读鸾雀，即是孔雀，也即是鸾凤，《长门赋》分为二，其实是一。盖鸾雀原出氐羌，孔雀亦出西域，古时偶尔东飞，人少见多怪，视为神物，故名号分歧，并不为异。

古辞《艳歌何尝行》谓“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据后二句看，确是说鸿鹄，也叫鸿雁，暑往寒来，南北纷飞，极为常见。但前二句是说双鹄，意义矛盾，似属强凑。我认为此言双鹄从西北来，也当指孔雀说，且鹄孔二字声纽转化较易，尤为可证。据此，本诗原谓孔雀从西北来，飞到东南，忽然陷入于歧路徘徊的困境里，象征着兰芝出自匈奴、迁到庐江、现经退婚遭到悲惨的情状，确是非常贴切的。作者仅缩成简句，用来作为长诗的序幕，要给读者布置一个适宜于故事情节的心理环境，以便造成本诗所要流露的特有气氛，这才可说是诗人的高妙手法。又此是一首叙事诗，但全篇中主观叙述的句子少，足有三十次对话式的长短段落构架起来，而种种情节就由对话里面去表现，作者再不多给说明，这种手法也是最好的。至于第一章第二节“守节情不移”句下，一本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但宋刻《玉台新咏》没有，又《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古乐府》三书也没有，当是后来庸手所加，兹不录。

### 对焦、兰的评论

据焦母说仲卿是大家子，先人是台阁的官，这当然是富贵阶级；而焦母性情傲慢，充分表现出一个官家老太太的身份，对于子妇的态度是恶劣的。仲卿年少就做府吏，正是官僚的余荫，对母一一承顺，不多剖白，也是官僚的余风。因为他还年轻，对于一个如花似玉、聪明伶俐的女子，爱情深挚，不肯离婚，这是当然的事。不过他在极严峻的威力下，不顾母单，守信自杀，公然

达到“不自由，无宁死”的意愿，实具有很大的斗争性，还是值得赞叹而又应同情的。至于兰芝，据上面考定是匈奴贵族中没落了的女子，性格是相当质直而强毅的。她生长乡村，已屈微贱，故能昼夜勤劳，织布裁衣，又能歌弹读诵，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原为属于贫贱阶级，又添上一层种族的界限，婆媳的矛盾，遂产生了两相参差的结果，终于对立起来，以致恩义断绝，无法团圆，很可惋惜！她对丈夫情真，毫无缺恨，虽郡守利用名位金钱来引诱，并不动心；如果她没有一个贪名图利的阿兄，可能还会有恢复的希望。但内外夹攻，环境太坏，使得她只有一条自杀的仄路来作最后的抗议，封建社会糟踏人才大抵如此！

## 小 结

本文中有一部分是人家没有论及的，有一部分是人家谈过而我又稍加变动的，至于大家谈过而又没有异议的，我就省略不再多说，所以本文并不全面，阅者请勿误会。

1962年9月3日 于武大、三区42号

### 作家姚雪垠在河南讲学

今年五、六月间，作家姚雪垠同志应河南省文联等单位邀请，在河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进行了讲学活动，讲题为：①绪讲；②历史和历史小说；③走现实主义道路；④走中国气派的道路；⑤《李自成》的美学追求；⑥《李自成》大悲剧。他的讲演记录将由河南省文学学会和本刊编辑部编辑出版。

· 刘宣 ·